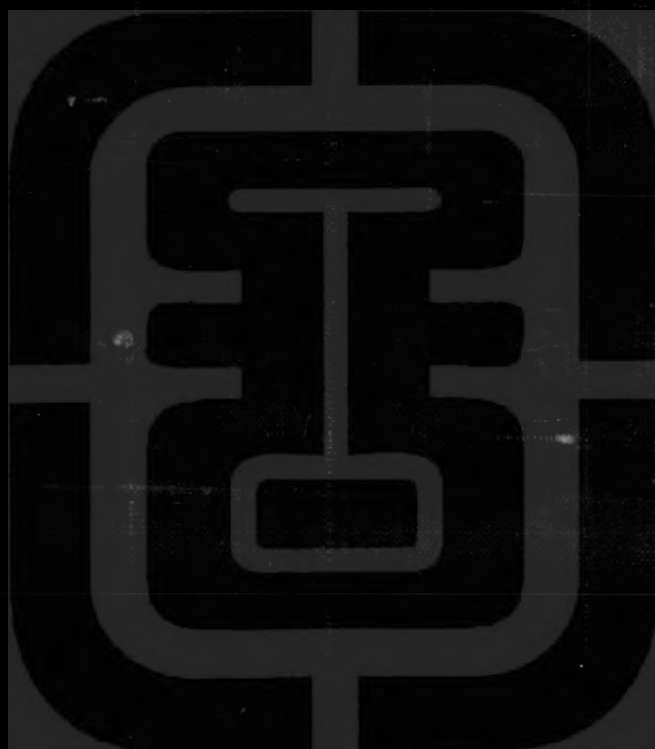


# 史記

五十二之六十

世家  
荆燕  
齊悼惠王  
蕭和國  
曹參  
留侯  
陳丞相  
絳侯周勃  
梁孝王  
五宗  
三王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荆王劉賈

正義曰年表云都吳也

諸劉者不知其何屬

漢書賈高

帝從父兄。索隱曰註引漢書則班固或別有所見也

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

三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

索隱曰即桃林之塞

從東擊項

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臯北渡河得張耳韓信

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

渡白馬津入楚地

正義曰括地志云黎陽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千里按賈從此

津南過入楚地也

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

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

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

徐廣曰在陽夏正義曰括地志



云固陵陵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正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義

曰今壽州壽春縣是也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

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

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

縮西南擊臨江王共尉索隱曰共敖之子共尉已死以臨

江為南郡正義曰今荆州也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正

曰今陳州也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

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

下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

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

荆王劉賈

索隱曰表云劉賈都吳又漢書以東陽郡封賈東陽即臨淮故云王淮東正義曰括地志云西北四十里蓋此縣

是也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二十六城正義曰淮以西徐泗

濠等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曰昆弟劉氏也高祖

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

不勝走富陵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

北六為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

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澤高祖從祖曰昆弟

春說張卿云劉澤宗家也按言宗家似疎遠矣然則班固言從祖昆弟當別有所見高帝二年澤

為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



為營陵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北海。正義曰括地志云營陵故城在青州北海縣南三十

里高后時齊人田生

晉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

游之資以畫干

營陵侯澤

服虔曰以計畫干之也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索隱曰兩家之義並通澤大

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

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

孟康曰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為

與也文穎曰不得與汝相知

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

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

徐廣曰名澤駟案如淳曰

閩人也

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許

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言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

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

燕王劉澤

一切功臣

索隱曰此一切猶一例同時也非如他一切訓權時也

今吕氏雅故

本推轂高帝就天下

如淳曰吕公知高祖相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瓚曰謂諸

吕共推轂高祖征伐成帝業雅正意也。索隱曰雅訓素也謂吕氏素心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塗然

也推音吕誰反

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

諸吕弱太后欲立吕產為吕王王代太后又重

發之

文穎曰欲發之恐大臣不聽鄧展曰重難發事

恐大臣不聽今卿最

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

諸吕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

正義曰高后紀云封張卿為建陵侯太

后心欲之而卿為内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

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



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索隱曰：缺音決。又音窺。睡反。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王所劫不得去。乃說于求諸京師齊具車送之不為本與齊合謀也。

漢書劉澤

索隱曰：漢書齊王傳云：使祝午結琅邪王至齊。因留琅邪王不得反。國澤乃說求入關。齊乃送之。與此文不同者。劉氏以為燕齊兩史各言其王立功之迹。大史公間疑遂各記之。則所謂實錄。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索隱曰：跳他彫反。脫獨去也。又音條。謂疾去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王齊復故地。李奇曰：本齊地。分以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謚為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姁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姁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令郢人以告之。○索隱曰

如淳意以把如亦臣名令郢人以告定國也小顏以為定國欲有所誅殺餘臣而肥如令郢人乃告定國也按地理志肥如郢人在遼西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桀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

賈雖屬踈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

權激呂氏索隱曰謂田子春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乃恐以大臣歛望澤卒得王故為權激

也諸呂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

無王劉澤

不為偉乎

晉灼曰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起

於相重也索隱曰謂先發呂氏令重而我亦得其功是事發相重也偉盛也蓋盛其能激發也

索隱述贊曰劉賈初從首定三秦既渡白馬

遂圍壽春始迎黥布絕間周殷賞功胙土與

楚為隣營陵始爵勳由擊陳田生遊說受賜

千斤權激諸呂事發榮身徙封傳嗣云於郢

人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

正義曰年表云都臨淄

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

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

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

索隱曰謂其語音及名物異於

楚魏一云此時人多流亡故使齊言者皆還齊王

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

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凡禮如家人

索隱曰謂齊王是兄不為君臣禮而乃自元敵如家人行兄弟之禮故太后怒

呂太后怒且誅

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

郡

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按後為郡也

以為魯元公三王湯

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

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二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

酈侯，徐廣曰：一作酈。索隱曰：酈縣在鄆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蓋此縣是也。呂公呂為

呂王。索隱曰：音昭。呂后兄子。割齊之濟南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濟南故城在淄州

長山縣西北二十五里。為呂王奉邑。哀王二年，其弟章入宿

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虛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以呂

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

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

琅邪郡。正義曰：今所州也。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其

齊悼惠王劉肥

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

立諸呂為三王。徐廣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

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

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

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

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

曰：「願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索隱曰：願

猶念也。而及若皆訓汝。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

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

后默然頌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



之而還報曰有二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  
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  
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  
氏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  
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  
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  
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  
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  
計乃與其舅父駟鈞索隱曰舅謂舅父猶姨稱姨母郎中令祝午  
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索隱曰廣陵人召平與東

齊悼惠王劉肥

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別人也乃發卒衛王宮魏  
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勃侯也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  
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  
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  
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  
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  
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  
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  
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  
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索隱曰服虔云不敢離其兵而



到琅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苗見齊王計事并將  
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西  
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  
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  
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  
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  
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  
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  
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  
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齊南於是齊

齊悼惠王劉肥

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  
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  
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  
高帝所立又殺二趙王正義曰隱王如意幽王友梁  
王恢徙燕趙並高祖子也  
滅梁燕趙正義曰梁王恢燕王建梁  
王恢徙趙分滅無後也以王諸呂分齊  
國為四索隱曰謂齊南琅邪城陽并齊為四也。正義  
曰琅邪郡封劉澤濟南郡以為呂王奉邑城陽  
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也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  
帝春秋富索隱曰小顏云年幼也此之  
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也未能治天下  
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  
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



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

齊悼惠王劉肥

曰：齊王母家駟鈞惡矣。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矣如虎而冠。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索隱曰：此蓋舊俗之言，謂救火之急，不服先救。故言家長也。亦猶國家有難，不服待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



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索隱曰妄庸言凡妄庸劣之人

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索隱曰罷謂不罪而放遣之魏勃父以善

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

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

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索隱曰魏氏云物怪物得勃勃

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

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

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

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

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

齊悼惠王劉肥

是為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

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

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

太子創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

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正義曰今齊州齊北

都王所立東牟侯為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

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

子罷軍等七人正義曰罷軍不皆為列侯齊文王立十

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

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



王子揚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都盡以王悼惠王  
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  
川王子卬為膠西王子雄渠為膠東王與城陽  
齊凡七王。索隱曰謂將國為齊王志為濟北王中膠西  
王辟光齊南王賢菑川王章城陽王雄渠為  
膠東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  
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  
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  
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  
菑川齊南也齊王  
使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索隱曰史失名  
故言姓及官顧氏按路氏譜中大夫名卬  
剛反。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

齊悼惠王劉肥

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  
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  
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  
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  
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  
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  
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  
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母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  
布平陽侯等兵至齊。索隱曰平陽侯按  
表是欒布弟奇擊破三國  
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



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是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于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直寵，反謂欲世寵貴於王宮。乃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母姓故謂之紀公主。正其後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奸，齊有官者徐甲入事漢皇

齊悼惠王劉肥

太后。索隱曰：謂王太后武帝母也。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張晏曰：王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官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三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一作及。乃為官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



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蒞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遠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卻。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田十萬戶。市租千金。索隱曰市租謂所賣之物出租。人衆殷日得千金。言齊人衆而且富也。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踈。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官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

齊悼惠王劉肥

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斬踈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索隱曰謂偃挾齊不娶女之根。因言齊之短為輕重之短。蓋言臨菑富及吳楚孝王時事是也。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五年死。母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家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家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正義曰年表云



也。都莒。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索隱曰：當孝文帝之十年也。正義曰：年表陳也。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二十二年卒。子建延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徐廣曰：廿二年。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

齊悼惠王劉肥

始三年

正義曰：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至天漢四年六十七矣。蓋褚先生次之。

十五

歲卒。濟北王興居

正義曰：都濟州也。

齊悼惠王子。以東

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

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

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

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

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

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

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

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與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



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正義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二十九里志為濟北王索隱曰地理志安都關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正義曰辟音壁都濟南郡齊悼惠王子以勒侯索隱曰勒漢書作劫皆音力也屬平原也孝文十六年為濟南王十一年與吳

齊悼惠王劉肥

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正義曰年表云淄川王都劇故城在青州壽光縣西三十一里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索隱曰按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正義曰貝州縣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母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正義曰亦褚少孫次之二年

十六 廿七



十一歲卒膠西王卬

正義曰卬五郎反年表云都高苑括地志云西苑故城在淄州

長川縣北四里

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昌平故城在幽州東南

六十里也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

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郡膠東王雄渠

正義曰年表云都卬畢按卬畢故城在萊州膠東縣南六十里

齊悼惠王子以白石

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金城。正義曰白石古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

文帝十六年

為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

入于漢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

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

齊悼惠王劉肥

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索隱述贊曰漢矯秦制樹屏自疆表海大國

悉封齊王呂后肆怒乃獻城陽哀王嗣立其

力不量朱虛仕漢功大策長東牟受賞稱亂

貽殃膠東濟北雄渠辟光齊雖七國忠孝者

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何者師豐人也

索隱曰春秋緯蕭何感昂精而生典獄制律

以文

無害

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

間語也

索隱曰裴註已列數家今更引二說應劭云雖為吏而不刻害韋昭云為有文理無傷害也 為沛

主吏掾

索隱曰漢書云何為主吏主吏功曹也又云何為師掾是何為功曹掾

高祖為

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

索隱曰說文云護救視也 高祖

為亭長常帶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迭奉

錢二何獨以五

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謂貧俸之如字讀謂奉送之

也劉氏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故有送錢二者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

辨之

張晏曰何與共事脩辨明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索隱

曰何與御史從事徐廣曰沛縣有何乃給泗水卒史泗水亭又秦以

常辨明言稱職也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沛為泗水郡駟按文穎曰何為泗水郡卒史。索

隱曰如淳按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也卒祖忽反事第一索隱曰謂課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

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索隱曰謂高

為丞常監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督庶事也

之府分之索隱曰走音奏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

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

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

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

蕭相國世家

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

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

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

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

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

乃以所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音張戀反漕水

為聞之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

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二年漢王與項羽相

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

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







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  
歲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  
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  
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  
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  
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  
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  
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  
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  
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

蕭相國世家

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  
內侯邑封為安平侯

徐廣曰以謁者從定諸侯有功  
秋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

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

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

去索隱曰謂人皆三何獨  
五所以為贏二也音盈

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

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

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

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  
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平召平者



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  
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  
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  
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  
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  
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  
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  
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  
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  
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

蕭相國世家

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  
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  
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  
賤貫貧正義曰貫音世又食夜反賒也以下天待反以自汙上心乃安於  
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  
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  
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人田宅以為己利故云乃利  
人也所以今相國自謝之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  
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  
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為禽獸食索隱曰苗子還種田人留橐入宮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死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名字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王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死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

蕭相國世家

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索隱曰李斯歸惡而自示是分過也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韋昭曰用意淺高帝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又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死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蹶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

廿二史劄記卷之七十三



不賢母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東觀漢記

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正義曰：括地志云蕭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三十七里。謚為

文終侯。徐廣曰：功臣表蕭何以客初起從也。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

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

有奇節。索隱曰：錄音祿。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

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

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

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索隱述贊曰：蕭何為吏文而無害，及佐興王

蕭相國何世家

舉宗從沛，關中既守，轉輸是賴。漢軍屢疲，秦

兵必會，約法可久，收圖可大。拍獸發蹤，其功

實最。政稱畫一，居乃非忝。繼絕寵勤，式旌礪

帶。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索隱曰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侯五宗三王六篇可合為一篇

平陽侯

正義曰晉州城即平陽故城也

曹參者沛人也

張華曰曹參字敬伯

索隱曰地理志平陽縣屬河東春秋緯及博物志並云參字敬伯。正義曰按沛今徐州縣也

秦時為

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

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

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索隱曰涓

音古將擊胡陵

正義曰縣名在方與南

方與

索隱曰地理志二縣皆屬山陽。正

義曰方音房與音預兖州縣也

攻秦監公軍

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守尉監

三人。索隱曰本紀泗川監名

大破之東下薛擊泗

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



反為魏擊之。正義曰曹豐反為魏。索隱曰時雍齒

公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屋。正義曰軍碭

東破之。取碭狐父。徐廣曰伍被曰吳淠敗於狐父。地

名在梁碭之間。徐氏引伍被云吳淠敗於狐父。是吳與梁

相拒而敗處。正義曰括地志云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

東南三十里。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坻孫

馬彪郡國志穀孰有祁亭。劉氏音遲。又如字善置置名。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祁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

漢祁城縣也。言取碭。又攻下邑以西至虞。索隱曰地

狐父及祁縣之善置。虞皆屬梁國。正義曰宋州下邑縣在州東百一十里。漢

下邑城今碭山縣是。虞城縣在州北五十里。古虞國商均

所。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

陽功臣表爰戚侯趙成。正義曰音寂。及元父。索隱曰地

劉音七。歷反。今在兖州南近元父縣。理志縣名

屬東平。正義曰括地志云元父先登遷為五大夫。

故城在兖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擊章邯軍陷

比救東阿。索隱曰時章邯圍田榮於東擊章邯軍陷

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

改曰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

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

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

封參為執帛。張晏曰孤卿也。或曰楚官名。號曰建成君。索隱曰地

縣屬沛郡。遷為戚公。索隱曰遷參為戚令。正義曰屬碭郡

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索隱曰地理志

擊王離軍。成陽南。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濟陰。成

曹參世家

廿六



後代遷於成之陽故曰成陽。正義曰：成陽故城濮州雷澤縣是。史記云：武王封弟季載於成，其後遷於成之陽。故曰成。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索隱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中牟。索隱曰：曲立禹反，遇牛凶反。正義曰：曲立羽反，遇牛豢反。司馬彪：魏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中牟鄭州縣也。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薄曰：呂氏春秋得在伍負者，位執珪。古爵。從攻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陽武故城在鄭州名。陽武縣東立十八里，漢陽武縣城也。下轅轅緱氏。索隱曰：地理志：陽武緱氏二縣屬河南，轅轅地志云：環轅故關在洛州緱氏縣東南四十里，十三州志云：環轅道凡十二曲，是險道。絕河津。正義曰：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還擊趙賁軍，尸北破。

田參世家

之。徐廣曰：尸在偃師，孟康曰：尸鄉北。正義曰：破趙賁軍於尸鄉之北也。括地志云：尸鄉亭在洛州偃師縣，在洛州東。從南攻，擊與南陽守齧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南陽。齧陽城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取宛，虜齧，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燒關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藍田關在雍州藍田縣東南九十里，即秦燒關也。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正義曰：雍州藍田縣在州東南八十里，因藍田山為名。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正義曰：梁州本漢中郡。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名，屬武都，辯音皮，莧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辯道，又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

田參世家十四



縣在州西 **雍** 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名屬右扶風 索音

五十里 **雍** 胎。正義曰 索隱作 索音 胎 胎 志云 故

雍縣南七里 故 索隱城一名武功 功 擊章平軍於好時南

縣西南二十二里 古 索隱國也 破之圍好時取壤鄉 穎

正義曰 括地志云 好時城在 破之圍好時取壤鄉 穎

雍州好時縣東南十三里 破之圍好時取壤鄉 穎

曰地 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 索隱曰櫟音歷 按文

名在右扶風 今其地闕。正義曰 音歷皆村邑名 壤鄉今

在雍州武功縣東南二十餘里 高櫟坊是高櫟近壤鄉也

破之復圍章平 章平出好時走 因擊趙音內史

保軍破之東取咸陽 更命曰新城 索隱曰漢書高

新城武帝改 參將兵守景陵 漢書音音義

名曰渭城 參將兵守景陵 日縣名也 二十日三

秦使章平等攻參 參出擊大破之 賜食邑於寧

秦 蘇林曰 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 正義

今華陰 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 正義

曹參世家

曰犬立秦更名廢丘 漢更名魏里 以中尉從漢王出

今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 臨晉關 正義曰即蒲津關也在臨晉

正義曰今懷州獲 渡圍津 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

嘉縣古脩武也 津有韋鄉 韋律城圍與韋同 古今字變兩。正義曰括地

志云 勃陽律一名白馬律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 帝王

世紀云 白馬縣南有韋城 故承韋國 東擊龍且項他

也 續漢書郡國志云 白馬縣有韋 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 正義曰徐

漢軍大敗走參 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 擊項籍軍

徐廣曰內黃 程處反於燕 徐廣曰東郡燕縣 駟案

縣有黃澤 擊盡破之 柱天侯反於衍氏 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其

云柱天在 又進破取衍氏 擊羽嬰於昆陽 追至葉



還攻武彊瓚曰武彊城在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彊故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二十一里。因

至滎陽參百漢中為將軍中尉從索隱曰才用反。擊諸

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

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

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邀軍東張徐廣曰張

者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澤之駟按蘇林曰屬河東。索隱曰救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張陽故城一名東張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

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

魏王於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縣是下曲陽在定州鼓城縣西五里。追至

武垣徐廣曰何東有垣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縣今瀛州城是地理志云武垣縣屬涿郡也。生得

魏王豹取平陽正義曰晉州城是。得魏王母妻子蓋定

西日家世家

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

相國夏說軍於鄆東徐廣曰鄆縣在太原音烏古反。大破之斬夏

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

君而今冬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

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

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

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濞陰

平原菑盧索隱曰地理志著縣屬濟南盧縣屬泰山濞陰平原菑二縣屬平原濞音吐谷反。正義

曰括地志云平原故城在德州平原縣東南十里故菑已城在德州安德縣西北十五里蓋縣今濟州理縣是也。

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為高密。索隱曰漢書



亦可作假密按下定齊七十縣則大破之斬龍且虜其  
 上假密非高密亦是齊地今闕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  
 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  
 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  
 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  
 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  
 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  
 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  
 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陰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  
 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

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

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索隱曰地理志

縣屬沛韋昭云留今屬彭城則漢初亦屬沛也。正義曰  
 括地志云徐州扶離縣城漢竹邑城也李奇云今竹邑也  
 故相城在符離縣西北九十里輿地志云宋共公自雒陽  
 徙相子城又還雒陽蕭徐州縣也古蕭叔國城也故留城  
 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張良所封參功凡下一國縣一百二十二

得王二人相二人將軍六人大莫敖漢書音義曰  
 楚之卿號

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

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

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

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



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公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漢書音義曰：夫獄市而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寬其姦人，無所容，寬其姦人，目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考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

昔參世家

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聞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啟也。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



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  
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  
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索隱曰音為中大夫  
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故  
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乃謂窋曰若  
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  
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  
無言吾告若也索隱曰謂惠帝語窋無得言我告汝令諫汝父當自云是已意也窋  
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答窋二  
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

曹參世家

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如淳曰猶言用窋為治。索隱曰胡洽也言語參何為治

窋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

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

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

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

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

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

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賴若畫一

徐廣曰賴音古項反一音較。索隱曰漢書蕭何講畫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講亦作觀小顏云講和也畫一言其法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



一平陽侯密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為靜侯子音代侯立七年卒謚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二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

諸呂參世家

稱其美矣

索隱述贊曰曹參初起為沛豪吏始從中涓先圖善置執圭執帛攻城略地衍氏既誅昆陽失位北禽夏說東討田既剖符定封功無與二市獄勿撓清淨不事尚王平陽代享其利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五十五家第二十四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留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今城內有張良廟也

張良者

其先韓人也

索隱曰韋昭云留今屬彭城按良求封留以始見高祖於留故也漢書云良字子房

按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素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讓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父城在汝州郊縣東三十里韓里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相韓昭侯宣惠

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索隱曰韓系家及系本並作桓惠王

恒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

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

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



相韓故。索隱曰謂大父及父五世。良嘗學禮淮陽。正義曰今

陳州東見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也。索隱曰燕察以武帝時東

夷穢君隆為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耳。正義曰漢書武帝紀云元年東夷穢君南閭等降為倉海郡今猶穢

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為郡自書之。括地志云穢猶在高麗南新羅北東至大海西

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服虔曰狙

伺候也。狙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千懇反。索隱曰應劭云狙伺也。一云狙伏伺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

之故。今云擊秦皇帝博浪沙中。索隱曰服虔云地狙候是也。擊秦皇帝博浪沙中。正義曰晉地理記云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按今當官道也。誤中副車。

屬車即副車而奉車即御而從後。秦皇帝大怒大

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云

留侯張良世家

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

圯音怡。索隱曰嘗訓經也。閒閑字也。從容閒暇也。從容謂從任其容止不矜莊也。邳披肩反。按地理志下邳縣屬

東海。又云邳在薛後徙此有上邳。故此云下邳。李奇云上邳人謂橋為圯。文穎云沂水上橋也。應劭云圯水之上

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為靈圯。圯亦音夷。理或然也。有一老父

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索隱曰崔浩云直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

正也。謂至良所。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

歐之。徐廣曰一曰良怒欲罵之。索隱曰歐音烏。右反。為其老彊忍下取

履。父曰復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復之。索隱曰業猶本

先也。謂良心先已為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取故遂跪而復之。

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徐廣曰一曰為其老強忍下取復因進之父以足受笑而



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

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

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

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

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

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此則為王者

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

下黃石即我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州東河縣東濟州故齊北郡孔

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狀杖用藜履赤舄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

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法一

張良世家

師封齊侯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

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

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

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

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

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

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索隱曰殆訓近也故遂從

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

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

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



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

故字亦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

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

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

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

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

徐廣曰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

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

爲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五益爲張旗幟諸山上

爲疑兵索隱曰旗幟音其註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

張良世家

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

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

因其解擊之索隱曰謂卒將離心而懈怠沛公乃引兵擊秦軍

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

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

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

全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曾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爲富家翁邪沛公曰吾欲有天下曾曰

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

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

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晉灼曰資籍也欲沛

籍也欲沛



公反秦奢秦服  
儉素以為籍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

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索

曰見孔  
子家語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

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

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

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

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鯁

生徐廣曰呂靜曰鯁魚也音此垢反○索隱曰鯁謂小  
魚也音趨勾反百瓚按楚漢春秋鯁生本姓解教我

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

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

張良世家

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

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

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

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

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

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  
蜀故請漢中地項

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

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  
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為牛五頭置金於後偽言

此牛能負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  
埋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蜀賦以石

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泉出褒城縣西北  
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流派漢書溝洫志云褒水通沔斜



水通渭皆以行船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奔之誰

張良世家

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郟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



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  
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  
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  
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  
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  
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  
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  
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  
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  
所食之箸用  
拍畫也或曰前世湯武著明  
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

張良世家

後於祀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  
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  
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  
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  
表商容之間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  
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  
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  
武王欲以為三公固辭而不受餘解在商紀釋箕子  
之拘徐廣曰釋一作  
式拘一作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  
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  
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

四十一



其不可四矣。殺事已畢，偃革為軒。如淳曰：革者，革也。軒者，赤轂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云：軒，曲也。周屏。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挑林之陰。索隱曰：晉灼云：在弘農南門鄉谷中。應劭十以示不復輸犢。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犢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

張良世家

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

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疆，疆則六

國弱從之。索隱曰：荀悅漢紀此事云：獨可使楚無強，強則六國屈撓而從之。又韋昭云：今無強楚者，若六國立必復屈撓從楚是。二說之意同。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

下事王公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索隱曰：高祖罵酈生為豎儒，謂此儒生豎子耳。幾音祈，幾殆近也。而公高祖自謂也。漢書作乃公。令趣

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



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如淳曰。復道。音復。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曰。閣道。望見諸

張良出家

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徐廣曰。多作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



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  
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索隱曰縣名屬廣漢○正義曰括地

上云雍齒城在益州什邡縣南四十里漢什邡縣漢初封雍齒為侯國而急趣承相御

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

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

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臯

西有穀屯倍河向伊維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

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

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穀函正義曰穀

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右隴蜀正義曰隴山

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右隴蜀正義曰隴山

張良世家

山故云右隴蜀也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

利索隱曰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

之北與胡接可以牧養禽獸又多致胡馬故謂胡苑之利也阻三面而守獨以一

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

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

千里天府之國也索隱曰此言謂者蓋是依憑古語

故淮南子云雖有金城非粟不守又蘇秦說秦惠正云秦地勢形便所謂天府是所憑也劉敬說是

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索隱曰周禮三日

高祖即日西遷者蓋謂其日即定計非即日遂行也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

即道引不食穀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



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索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秘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為此說。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

張良世家

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秘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為此說。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



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索隱曰此語出韓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徐廣曰夷猶齊也。索隱曰如淳云等夷言等輩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

張良世家

行而西耳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也上雖病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賢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郵音尤按司馬彪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二里半按郵乃今之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



傳留侯行少傳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

張良世家

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如傳曰調護猶營護也

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

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

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

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

翻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

有矰繳

韋昭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索隱曰馬融注周禮云矰者繳繫短矢謂之矰。一說云矰一弦

可以仰射高者故云矰也

尚安所施。歌數闋。

索隱曰音曲九反謂曲終也說文云闋事

也。戚夫人嗷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

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



奇計馬邑下徐廣曰一云出及立蕭何相國漢書音

時未為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

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

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

以三寸舌為帝者師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封萬

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

欲從赤松子游耳索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

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會

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閒

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

留侯張良世家

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徐

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子房始

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二年從

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

徐廣曰史記珍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正義曰括地志

實字皆作葆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

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索隱曰

怪及藥至如留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索隱

曰詩高祖離困者數

縛云風后黃帝師又化為老子以書授張良亦異說耳父後化為黃石



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  
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  
以為其人計魁梧竒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  
索隱曰蘇林云梧音忤蕭該  
云今讀為吾莽也小顏  
云言其可敬悟於人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子羽澹臺城  
明字也仲尼弟子傳  
云狀貌甚惡又家語云子羽有君子  
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也留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

留侯惆儻志懷憤惋五代相韓一朝歸漢  
進履宜假運籌神算橫陽既立申徒作扞  
灞上扶危固陵靜亂人稱三傑辯推八難

留侯張良世家

赤松願遊白駒難絆嗟彼雄略曾非魁岸

留侯張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

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為東昏

縣屬陳留。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後陽武分屬梁國耳徐又云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與漢書地理志同按是秦時戶牖鄉屬陽武至漢以戶牖為東昏縣隸陳留郡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東昏縣衛地故陽武之戶牖鄉也括地志云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九十里少時家貧好

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

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

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

覈耳徐廣曰覈音核駟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謂麩屑為紇頭有叔

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



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  
牖富人。有張負。索隱曰。按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  
夫爾。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  
得之。邑中有喪。平負待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  
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  
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索隱曰。高誘註。戰國  
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索隱曰。一作軌  
安車。与載運之車軌轍。或別。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  
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  
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

陳平世家

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  
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  
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兄伯以逐其婦。  
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  
宰。索隱曰。其里各庫上里。知者據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  
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櫛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  
也。高祖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  
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  
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  
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  
魏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



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毅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各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毅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

陳平世家

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因

魏無知求見漢王索隱曰漢書張敞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情而後進子孟康云即死知也

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廣曰亦曰涓人

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

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

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

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

盡誦索隱曰謹詳也音推又音直漢書作皆怨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

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

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



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  
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  
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  
好外見中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  
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  
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  
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  
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  
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  
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

陳平世家

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  
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  
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  
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  
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  
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  
歸大王臣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  
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  
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  
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



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無廉隅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拍麾則定矣然大王恣心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

陳平世家

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次所爲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漢書音義曰草粗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進楚食馮煖以草具如淳云蘆草鹿惡之具也進楚



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十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書音義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

陳平世家

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游雲夢。」索隱曰：蘇林云：第，且也。小



顏云但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正義曰陳今陳州也韓信都彭城號

楚王故陳州為楚西界也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

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

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五將南游雲

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

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

曰天下已定我固當身高帝顧謂信曰若母聲

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書音義曰反縛兩手遂會諸侯于

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

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

東平世家

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

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

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

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

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

計使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馬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既

出其計秘世莫得聞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秘世莫得

而間也此以工妙障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

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

日而陳平往說闕氏闕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

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



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有妬妬之性，必增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也。劉子駿問五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山也。索隱曰：章帝醜其名，改云蒲陰。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二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

陳平世家

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顏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



太后及呂頹謨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  
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  
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  
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  
傳教孝惠如傳曰傳相之傳也是後呂頹謨乃不得行樊  
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  
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  
戰不利奉孝惠曹元出睢水中封為雍侯高祖八年  
定食安國二十一年卒蓋武侯至玄孫坐爵全國除陳平  
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  
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

陳平世家

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  
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  
毋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毋欲以招陵陵  
毋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  
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  
遂伏劍而死項王怒身陵毋陵卒從漢王定天  
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  
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  
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  
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佯遷陵



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  
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  
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  
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食其亦沛人漢王之  
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  
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  
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類常以前陳平為高  
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  
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  
面質呂類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

陳平世家

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類之讒也呂太后立

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

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

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

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

後三歲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菑川王反辟

陽近菑川平降之國除孝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

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

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

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

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



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二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曰：「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王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索隱曰：蘇林與孟康同。既古人所未了。故並存兩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

陳平世家

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



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婿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紛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索隱述贊曰曲逆窮巷門多長者宰肉先均

陳平世家

佐喪後罷魏楚更用腹心難假棄印封金刺  
船露僕間行歸漢委質麾下滎陽計全平城  
圍解推陵讓勃哀多益寡應變合權克定宗  
社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

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豈昭

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云反字林音丘權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

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也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

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索隱曰謂勃本以織蠶薄為生業也。韋昭云北方謂薄為曲許慎註淮南云曲

葦薄也。郭璞註方言云植縣曲柱也音直吏反。常為人吹簫給喪事。如淳曰

家若排優。璞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索隱曰左傳歌虞殯猶今挽歌類也。歌者或有簫管。材官

引彊。漢書音義曰能引彊弓官如令挽彊司馬高祖

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

與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



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

虞取之。索隱曰：一縣名。地理志屬梁國。擊章邯車騎，毀服虔曰：略

如海曰：毀不進也。瓚曰：在軍後曰毀。孫檢曰：一說上功曰

最下功曰毀。戰功曰多。周勃事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計

功則曰毀。最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故此云擊章邯。車騎毀又云先至城下為多。又云攻魏里好時最是也。定

魏地攻爰戚東緡。徐廣曰：屬山陽。地理志：山陽有東緡縣。音

是然則戶牖之為東緡。音昏。是屬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

音曼也。正義曰：緡眉貧反。括地志云：東緡故城，漢縣也。

在兗州金鄉縣界。以往至栗。正義曰：括地志云：屬沛郡也。取之。攻齧桑

先登。索隱曰：徐氏云：在梁彭城間。擊秦軍阿，下破之。索隱曰：謂

也。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索隱曰：地理志：甄名屬山陽。定陶

襲取宛朐。正義曰：宛劬二音。今曹州西四十七里。得單父。正義曰：善

州縣也。令夜襲取臨濟，攻張。漢書音義曰：攻壽張。

梁縣光武改曰壽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

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後章

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

沛還至碭，一歲二月。索隱曰：謂初起沛及還至碭。得碭一歲，又更二月也。楚懷

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

賁令。徐廣曰：一云句盾令。索隱曰：漢書二云：襲賁令賁。音肥。縣名，屬東海。徐廣又云：句盾令，所見本各別

也。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

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緡氏。正義曰：緡音勾

洛州。絕河津。正義曰：即古平陰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擊趙賁軍

也。月廿六

周勃世家



尸北索隱曰音音肥人姓名也尸即尸鄉今偃師也謂尸縣之北南攻南陽守齧

破武關燒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

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索隱曰或

是封號未必縣名也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

食邑懷德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二里攻槐里好

時最如淳曰於將軍之中功為最擊趙賁內史

保於咸陽最北攻漆索隱曰地理志漆縣在右扶風

也擊章平姚卬軍索隱曰卬音五郎反平下將西定汧正義曰

今隴州河原縣也還下郿正義曰音眉括地志云郿縣故

本漢州縣地也郿城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頻陽正義曰括地志云頻陽故城在宜州士門縣南三

司勃共系

里今二門縣併入同官圍章邯廢立索隱曰地理志槐

都之秦更名廢以高祖三年更名槐里而此云槐里者槐

里據後而書之又云廢丘者以章邯本都廢丘而云亦據

舊書破西丞徐廣曰天水有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

漢西縣也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攻上邽正義曰音

也東守燒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

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

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穎陽侯共食鍾

離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九江古鍾離子國正義曰括

州鍾離縣東北五里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

之易下索隱曰茶如字讀易水名因以為縣在涿郡謂



志云易縣故城在幽州歸義縣東南十五里燕桓侯所徙都臨易是也

所將卒當馳道為多索隱曰小顏以當高祖所行之道或以馳道為賜

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正義曰括地志云絳邑城漢絳縣在絳州

曲沃縣南二里或以為秦之舊馳道也

八千一百八十九戶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索隱曰蕭該云

左傳以偃陽子歸納諸霍人杜預云晉邑也或作霍正義曰霍音瑣又音蘇寡反顏師古云音山寡反按霍字當作後地理志云後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後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界漢後人縣也按樊噲列傳作霍人其音亦

同以前至武泉徐廣曰屬雲中。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泉故城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

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正義曰括地志云銅鞮故

城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州西六十五里在并州東南也

破之還降太原正義曰并

周勃世家

州縣從銅鞮還并降六城也

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

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沙石應劭曰沙石音沙或曰地名。索隱曰晉灼音赤

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正義曰樓煩縣西北

在樓煩縣西北

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正義曰地理志云在雁門郡括地志云朔州定襄本漢平城縣

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

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

馬絺徐廣曰姓乘馬。索隱曰絺名也乘音始證反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

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圉索隱曰圉守之名音胡因反

因轉攻得雲中守邀索隱曰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雲中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丞相箕肆將勳徐廣曰箕一作奠勳一作秦雲中郡



肆音曰姓字包愷音以四反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

漢書勳亦作博字並誤日十二縣因復擊稀靈丘破之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代郡正義曰括

地志云靈丘故城在蔚州靈丘縣東十里漢縣也斬稀得稀丞相程縱將

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

以相國代樊噲會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

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徐

曰在上谷。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一云御史大夫姓施屠名渾都。正義曰括地志云

幽州昌平縣本漢渾都縣破綰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媯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恐

是復擊破綰軍沮陽徐廣曰在上谷駟案服虔曰沮陽縣屬上谷。正義曰括地志云上谷郡故城在媯州

懷戎縣東北百一十里燕上谷秦因不改漢為沮陽縣

周勃世家

追至長城正義曰即馬邑長城亦名定上谷十二縣

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

二縣最從高帝索隱曰最都凡也謂摠舉其從高祖攻戰克獲之數也得相

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

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

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

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坐

責諸生說士不以賓王之禮趣為我語其推少文如此贊曰令直

書也韋昭曰推不撓曲直至如推。索隱曰大顏云俗謂

愚為鈍推音直追反今按推如字讀之謂勃召說士東向

而坐責之云趣為我語其質朴勃既定燕而歸高祖



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正義曰：下云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按孝惠六年高后八年崩，是十年耳。而功臣表及將相表云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未詳。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

周勃世家

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韋昭曰：牘，版也。索隱曰：簿，即牘也。故魏志：秦必以簿擊頰，則亦簡牘之類也。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

六十六



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徐廣曰提音弟。綢案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溥曰。太后志怒。遭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索隱曰。服虔云。綸絮也。提音弟。又音啼。提也。蕭該音底。提者擲也。蕭音為得。恙者嗔也。遺者逢也。謂太后嗔乃逢冒絮。因以提帝陌音蠻陌之陌入聲。方言云。曰絳侯。縮皇帝。爾壘。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貫壘時。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

周勃世家

之貴。卒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如溥曰。猶言不相合當。

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

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徐廣曰。表皆作條。字駟。案服虔曰。條音條。索隱曰。地理志。條縣屬渤海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條城俗名南條。城在德州條縣南十二里。漢縣。續絳侯後。

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索隱曰。應劭云。

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姚氏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雌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曰。君後三歲。

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索隱曰。音柄。貴重矣。於

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

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

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



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索隱曰從音子容反從理橫理此餓死法也居

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

之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正義曰霸記云霸陵即霸上按霸陵城在維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祝茲侯

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正義曰孟康云秦時宮也括地志云棘門在渭北十餘里秦王

門名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正義曰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也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

周勃世家

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索隱曰彀者張也天子先驅

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韜云軍中之事

不聞君命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

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

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索隱曰應劭云左傳晉邵克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若今天子為

動改容式車索隱曰載者車前橫未若使人稱謝

六十八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云：五吾者，禦也。掌執金吾以禦非常。顏師古云：金吾，鳥名，王辟不祥。天子出行，職王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矣。」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太尉，秦官，掌武。元狩四年置大將軍，大司馬即今十二衛大將軍及兵部尚書也。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

周勃世家

兵剽輕。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淮陽，問郿都尉為畫此計。亞夫從之。今此云自請者，蓋此亦聞疑而傳疑。漢史得其實也。剽音七妙反，輕讀從去聲。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索隱曰：委之於吳使吳兵不得過也。亦有作餽音亦通。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索隱曰：韓頰當也。正義曰：弓高，滎州縣也。正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定。

史記卷六十七



後吳奔壁東南如淳曰陬隅北。索隱曰音鄒又音子侯反。太尉使備

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

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奔

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索隱

曰地理志縣屬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漢丹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

濞反走丹徒越人殺之於此城南徐州記云秦使諸衣鑿其地因謂之丹徒鑿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峴東南

連巨盤紆屈曲有象龍形故秦鑿絕頸關百餘步又夾漢坑龍首以毀其形坑之所在即今龍目一湖悉成田也

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

越人斬吳王頭正義曰越人即丹徒人越滅吳丹徒地

會稽郡故以丹徒為越人也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

司勳世家

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

太尉有卻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

甚重之景帝廢棄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

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

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

南皮章武侯贊曰南皮實彭祖太后兄子章武侯太后弟廣國先帝不侯

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

各以時行耳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必一一相法也。正義人主作人生自竇

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

侯索隱曰許慎註淮南子云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

七年



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索隱曰：功臣表唯徐盧封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韋昭曰：大胾也。音側吏反。索隱曰：大胾音李博反，謂肉腐也。無切肉，又不置櫓。條侯心不平。

周勃世家

顧謂尚席取櫓

應劭曰：尚席，王席者。索隱曰：櫓，手按輿服，雜事云云。尚席，掌武帳帷。

慢也。櫓，音筋。漢書作者，箸者，食所用也。留侯云：借前箸以壽之。禮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亦箸之類。故鄭玄云：今人謂箸者為挾是也。景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失之。索隱曰：言不設箸者，此蓋非我意於君有不足乎？故如淳云：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耳。蓋當然也。所以帝視而笑也。若本不為足，當別有辭，未必為之笑也。孟康晉灼雖據古人之情，亦未必能得其實。顧氏亦同孟氏之說。又引魏武賜荀彧虛器，各記異說也。條侯

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

官尚方。徐廣曰：一作西。索隱曰：工官，即尚方。甲楯

五百被。徐廣曰：音披。駟案如淳曰：工官，官名。五百，被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可以葬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取庸苦之不三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哭器索隱曰

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為縣官者夏家王幾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怒而上變告

子事連汙條侯索隱曰汙音烏故反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

簿責條侯如淳曰簿問責其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

不用也孟康曰不用女對欲殺之也如淳曰鬼心獄吏畏其

大顏以孟說為得而姚察又別一解云帝責此吏不得亞夫直辭以為不足任用故召亞夫別詣廷尉使責問

詣廷尉正義曰景帝見條侯不對簿因責罵之曰五口不

也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哭器乃

葬哭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

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

門勃世家

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

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

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

侯子建德代侯十二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

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

如有顛倒。索隱曰紀云坐酎金不善復云元鼎五年有

罪國除似重有罪故云顛倒而漢書云為太子太傅坐酎

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也按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以二史記之各有不同也

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莒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

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



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攘首匈有加焉足已而不學索隱曰亞夫自以己之智謀足而虛已不學古文所以不體權變而動有守節不遜索隱曰守節謂爭棄太子不封王信徐違忤守節不遜盧等不遜謂顧尚席取箸不對制獄是也終以窮困悲夫

索隱述贊曰絳侯佐漢質厚敦篤始擊碭東亦圍尸北所攻必取所討咸克陳豨伏誅臧荼破國事居送往推功伏德列侯就第太尉下獄繼相條侯紹封平曲惜哉賢將父子代辱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

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

孝惠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正義曰漢書勝作揖又云諸姬生代孝王

為代王徐廣曰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通縣西十二里以參為

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

以勝為梁王徐廣曰都睢陽。索隱曰漢書梁王名揖蓋是矣按景帝

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都

徙睢陽故改曰梁也

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都



陳。正義曰。即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  
古陳國城也。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子登嗣立。是  
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  
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  
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清河王  
清陽故城在貝州清縣西北八里也。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  
勝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  
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  
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  
矣。索隱曰。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淮陽又徙  
梁通數文帝二年至十二年徙梁為十二年也。梁王

梁孝王世家

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  
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  
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  
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  
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  
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  
文頴曰。地名。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于  
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商蓋即棘壁是也。正義曰。括地  
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  
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  
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



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

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

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

陽徐廣曰在陳留圍縣關案司馬彪曰圍有高陽亭也。索隱曰圍縣屬陳留高陽鄉名也。註引司馬彪者出續

漢書郡國志也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

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索隱曰築謂建也。白

虎通云苑所以東者何蓋以東方生物故也方三百餘里索隱曰蓋言其奢非實辭或者梁國

封域之方。正義曰括地志云苑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後巖岷龍岫鶴

地鶴洲鳥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廣睢陽城

七十里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也太康地理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故倡節梓而後下和之者

外考王北家

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所以樂大治宮室為複道自

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案如傳曰在梁東北離宮

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索隱曰如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者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向有故臺址

不其高俗云平臺又一名脩竹苑西京雜記云有落後巖岷龍岫諸連亘七十餘里是也得賜天子

旌旗出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官儀曰天子法駕二千乘萬騎

而出也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趨入言警索隱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蹕上入清道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蹕招延四方豪

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

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奇邪詭

云奇邪詭論怪非常也奇詭紀宜反邪音斜也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

王

王



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兵器器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索隱曰：如傳云巨亦大，與大百萬同也。韋昭云：大百萬，今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馬迎梁王於關下。鄧展曰：但將駒馬往贊曰：稱乘輿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駒馬。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正義曰：著竹略反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天子殿門與漢官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

梁孝王世家

曰表益云：漢家法周道，立子是有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竇太后義格。如傳曰：竇閣不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謂格闕不行。蘇林音：閣周成雜字。或闕也。通俗文云：高置立竇棚。云：或閣字林音：紀又音：詭也。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索隱曰：謂刺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貢二千石急。梁相軒立豹。正義曰：姓軒立各豹也。及內



史韓安國進諫玉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  
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怨乃使韓安國因長公  
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  
既至關茅蘭說王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  
服自此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玉王  
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  
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  
然後太后景帝太君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  
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又  
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忿忿不樂北獵

梁孝王世家

良山

索隱曰漢書作梁山述征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

有獻牛足出背上

索隱曰張晏云足當

六月

故六月六日薨也

孝王惡之

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

王

索隱曰述征記陽有梁孝王之冢

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

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

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

梁為五國

索隱曰長子買梁共王子明濟川王子彭盡

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



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食。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

梁平王襄索隱曰漢書作讓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

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太母也。而平王之

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

梁孝王世家

孝王在時有罍樽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索隱曰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有書

與入。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

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

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

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

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

門措指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為策。索隱曰措音在側格反。漢書王陵傳迫逐前隊皆作此字。說文

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

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又

而王與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今按侯宮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矣。

史記梁孝王世家



任太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  
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  
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狂反者索隱曰韋昭云狂意岸  
按類狂反人姓名也反  
字或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  
守客出下車類狂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  
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  
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  
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  
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  
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

梁孝王世家

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  
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  
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  
志桓邑關孝

景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  
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  
于漢為郡

齊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  
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  
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



好如傳曰以是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褚先生曰臣為郎

梁孝王世家

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今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索隱曰竇嬰者蓋皆言如周家立子不合立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



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  
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  
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  
小弟以應縣索隱曰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  
同枝云封唐此云封應亦成王之弟或  
別有所見故不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  
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為  
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殺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是後成王沒齒  
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  
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  
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  
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

梁孝王世家

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如到入小見到正  
月朔日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  
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  
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  
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  
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  
不與令出怨害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  
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  
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  
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



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實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索隱曰殷人尚質親親謂親其弟而授之周人尚文尊尊謂尊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

梁孝王世家

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祧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為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



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  
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  
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  
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  
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  
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索隱曰謂梁國之  
郎是孝王官屬某  
子史失其  
姓名也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  
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  
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  
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

梁孝王世家

遣田叔口季王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

禮來還至霸曰廐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霸昌廐在  
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八里

取

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  
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  
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  
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  
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  
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  
天也

索隱述贊曰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愛



廣築睢陽旌旗警蹕勢擬天王功扞吳楚計  
醜孫羊甯顛女正議表盜劫傷漢窮梁獄冠蓋  
相望禍成驕子致此猖狂雖分五國卒亦不  
昌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為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為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  
為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闕子索隱曰闕音過漢書無于字程姬  
子曰餘抃端賈夫人子曰彭祖索隱曰彭祖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索隱曰姁音况羽反栗姬索隱曰栗姬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索隱曰漢書云大行令奏益法曰聰明睿智曰獻以孝景帝前  
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



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杜業奏曰

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推俊眾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報對無窮孝武帝色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索隱曰問以五策按漢書詔策問三十餘事被服造次按小顏云子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所行皆法於儒者。

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

子頃王授代立索隱曰漢書云授謚頃音傾

臨江哀王闕子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

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

用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墻垣為宮索隱

曰服虔云宮外之餘地顧野王云墻外行馬內田音人掾反又音軟又音如亂反墻垣墻外之短垣也上徵

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索隱曰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

之子曰修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嫫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為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

之祖因以為累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累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也又聘禮云出祖釋較祭脯酒而已按今

祭禮以較壤土為壇於道則用黃犗或用狗以其執血費左輪。正義曰荆州圖副云漢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

坐侵廟墻垣為宮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切流涕曰吾上不反矣既而為郢都所訊懼而縊死自此後北門

存而不啓蓋為榮不以道終也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

涕竊言曰吾上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

郢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街土置

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正義曰顏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後者以其

八十五



從太子廢後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主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  
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  
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  
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輿馬晚節齊正義

日晚節猶言未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索隱曰謚法好以孝景前二年用皇

子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  
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

五示世家

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

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

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立二

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

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

為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

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

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淖夜使人迎與姦服舍

中索隱曰淖音淖音泥淖姓也齊有淖齒是也漢書及淮

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



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  
建又盡與其姊弟姦索隱曰漢書云建女弟徵臣為  
也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  
與姦也 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  
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  
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索隱曰按廣周書謚法云能優其德曰于以孝景前三年

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人

賊戾又陰痿正義曰委危反不能御婦人一近婦人病之數月

而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

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

五宗世家

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

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悞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

無所訾言錄無所省錄。正義曰顏師古云訾言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府庫壞漏盡

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

賦端皆去衛索隱曰謂不置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

數變名姓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

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

所以設詐究變索隱曰先窮也故郭璞云先謂窮盡彊足以距諫智

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

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卒



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索隱曰刻害深無仁恩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索隱曰謂詭詐之辯以傷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彭祖自為二千石掃除其舍以迎之也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已諱

五宗世家

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

權會

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權者禁他家獨王

音僧古外反謂為賈人專權買賣之賈僧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韋昭則訓權為平其注解亦得入多

於國經租稅

索隱曰經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以是趙王家

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

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

之彭祖不好治宮室襪祥

服虔曰求福也。索隱曰按坤蒼云襪袂祥也列子



云荆人鬼越人機謂楚信鬼神越信機祥者也

好為史事上書願督國中

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索隱曰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徼是郊外路謂巡徼而伺察

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

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

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正義曰樂五教反好內

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

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

亦非之曰中山王徙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

五宗世家

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書建元三年齊川中山王等來

朝聞樂而天子問其故對以大臣內讒肺腑日疎其言甚雄壯詞切而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

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修代為中山王索隱曰漢書昆

修謚康王子頃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

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

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政以丹汪面目的為識今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為脫桂裳免簪笄施玄的結羽釵

的即釋名所云也說文云姘女汗也而飾侍者唐兒

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

史記卷六十五



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  
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  
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  
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  
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  
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立二十八年卒子射鮪立服虔曰鮪音拘為長沙王

右一國本主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

十二年卒子齊立為王索隱曰漢書齊蓋繆王  
蓋法傷人蔽賢曰繆齊有

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

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

五宗世家

王齊數上書告曰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  
漢書告

中尉秦彭祖子去嗣坐暴虐勃  
亂國除也正義曰所忠姓名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

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

樓車鐵矢應劭曰樓車所以窺者敵國營壘之虛實也  
素隱曰左傳云登樓車以窺宋人謂者敵國

營壘之虛實也李巡注爾雅金矢  
以金為箭鏃鐵字林音子木反戰守備候淮南之

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  
其辭出此事寄於

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  
正義曰寄母王夫人  
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最

為親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

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



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膠東王賢。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二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

五宗世家

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栳。蘇林曰。音奪。索隱曰。鄒氏音之。悅反。蘇林音奪。許慎說

解字林云。他栳。反字從木。栳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

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王

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

亦以妬媚。不常侍病。索隱曰。媚音亡。報反。鄒氏作媚。郭璞註。三蒼云。媚。丈夫妬也。又

云。妬。女為媚。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

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

長子栳。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

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栳。共分財物。太子王后

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栳怨王后。太子漢



使者視憲王喪枕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塞焉索隱曰按是張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太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枕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妾不和

五世孫

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二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二萬戶為泗

水王

正義曰泗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王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得自

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

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

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

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景十三子五宗親睦栗姬既廢

臨江折軸闕于阜薨河間儒服餘好宮苑端

事馳逐江都有才中山禔福長沙地小膠東

造鏃仁賢者代悖亂者族兒姁四王分封為六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大司馬臣去病索隱曰姓霍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

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

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

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

賤樂損郎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

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

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

盛夏吉時定皇子位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唯

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



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  
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  
令丞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  
各取丞非者或尚書左右丞丞非其名也下御  
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曰莊  
青翟也御史大夫臣  
湯索隱曰  
張湯太常臣充索隱曰  
趙充大行令臣息索隱曰  
李息  
太子少傅臣安索隱曰  
任安也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  
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  
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  
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  
姓以自志虧膳貶樂損郎負皇子賴天能勝衣

三王世家

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傳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  
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  
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  
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  
賀等正義曰  
公孫賀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  
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  
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  
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  
職愚僮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  
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徐廣曰  
一作關臣旦臣胥為諸



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  
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  
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索隱  
曰傳曰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朕之不德  
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即股肱何  
勸徐廣曰一作敦一作勗一作觀也○索隱曰謂皇子等  
連城之人則大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  
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  
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  
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

三王世家

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成  
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  
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  
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  
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  
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  
蕭文終之後于鄭索隱曰蕭何蓋文終也蕭何初封沛  
之鄭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鄭音  
也索隱曰公孫弘之封平津侯  
也平津高成之鄉名○正義  
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  
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

曰公孫弘所封平津鄉在  
滄州鹽山南四十一里也



建百有餘國索隱曰武帝廣推恩之詔分諸侯王子弟故有百餘國而家皇

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索隱曰謂諸侯王子已為列侯而今又家皇子為列侯是

踰越矣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

臣闕索隱曰齊王也漢書云李姬之子臣旦索隱曰燕王也漢書云李姬之子臣胥索隱曰廣

也陵王為諸侯王二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

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

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駢剛何休曰

白牡駢牲也駢剛赤脊周牲也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賢不肖差也

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

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

三王世家

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

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

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

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

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

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

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

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

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

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

九



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

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

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曰春秋昭至

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皇子

或在緝綵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

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

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

極臨北海正義曰匈奴傳云霍去病伐匈奴北臨翰海西湊月氏正義曰

氏音支至月氏月氏西戎國名在葱嶺之西北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

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三王世家

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緹輪馬被甲衡扼之上蓋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

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毛傳曰夏后氏曰鈎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禁倉以

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

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

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索隱

曰謂立膠東王子慶為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是也臣青翟臣湯等

竊伏孰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

可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

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大僕臣賀行

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



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鄭侯壽成後為太常也等二十七人讓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

三王世家

曰謂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

他皆

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大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闕為齊王。且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一云元符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



閱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閱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

製於戲如言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

鳴呼戲音稀受茲青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

之直以白茅歸以立社。索隱曰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為

王受天子太社之土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

授之以立社謂之茅土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

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

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

君子怠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悉爾心允執其中

天祿永終厥有憊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

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

### 右齊王策

二王世家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

旦為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

維稽古索隱曰褚先生解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

能同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

粥氏虐老獸心索隱曰按匈奴傳其國貴壯賤老壯侵

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旺韋昭云旺

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

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獲降旗奔師如傳曰偃其

索隱曰漢書君作師期作旗而服虔云以三十二軍中之

將下旗去之也如傳云即昆邪王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葷粥徙域張晏曰匈奴北



州以綏臣贊曰悉爾心毋作怨母肥德徐廣曰肥一作菲

索隱曰蘇林云裴發也本亦作肥肥敗也孔文母乃廢祥云菲薄也漢書作裴正義曰肥音符味反

備索隱曰褚先生解云言無之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

應召。索隱曰韋昭云土非素教習不得從軍徵發故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弃之正謂此也褚先生解云非習禮

義不得在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十年

自殺國除

###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

三五世家

人有言曰大江之南正義曰謂京口南五湖之間索隱

曰五湖者具區洮湖彭蠡青草同其人輕心揚州保

疆徐廣曰一作壇駟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

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適宵人

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近小人張晏曰侗音同。索隱曰褚先生解云無好佚樂馳騁弋獵鄒氏宵音謬謬亦小

人也或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

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六十年

###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

百三五世家三十一



貴故王者壇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襲親親序  
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  
勢疆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  
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  
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  
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三王封世舊史爛然褚氏後補  
冊書存焉去病建議青翟上宣天子中挹志  
在急賢太常具禮請立齊燕閔國負海巨社  
惟玄宵人不通葷粥遠邊明哉監戒式防厥

三王世家

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  
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  
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  
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今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  
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  
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  
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  
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  
戒之夫賢王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



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  
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  
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今覽者自通  
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  
閔閔且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  
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  
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  
夫人曰願置之維陽武帝曰維陽有武庫敖倉  
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

三五世家

維陽者去維陽餘蓋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  
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  
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  
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  
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  
璧一賜夫人為齊王太后子閔王齊年少無有  
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為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  
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  
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  
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



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裏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

三王世家

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天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死無佞德案上策云作恭德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街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適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

下云勿使王背德也則肥當音扶味反亦音匪

索隱曰本亦作肥



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  
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  
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  
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  
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  
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因行義以  
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  
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一  
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水之陽也一子  
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郡又云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一子  
為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愛少子弘

立以為高密王正義曰括地志云高密故城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其後胥  
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  
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  
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  
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  
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  
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  
直索隱曰已下並見荀卿子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  
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  
土境堉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曰



董弼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  
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  
君皆來降旗奔師董弼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  
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肥德  
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之武備常備凶  
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  
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  
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  
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  
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

三王世家

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且果  
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  
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

索隱曰案昭帝鉤弋夫人

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胥旦早封在外實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旦疑怨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遂得鉤弋子當陽斯實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然犬各吠非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之職亦當使燕諭之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

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

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

往使燕風喻之

索隱曰宗正官名必以宗室有德者為之不知時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大中

大夫是使二人又有侍御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

史二人皆往使治廣陵也



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  
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  
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  
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  
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  
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索隱曰爾雅  
近也雅正也其書於正字義訓為近故云爾雅相承云周公作以教成王又云子夏作之以解詩書謂王  
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  
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索隱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

三王世家

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  
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  
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  
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  
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  
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  
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  
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  
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  
脩法直斷行罰誅且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



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

徐廣曰：滫者，斷米汁也。音先糾反。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斬，漬也。滫如禮滫，澁之滫，謂洗也。音思。偁反。正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為斬，漬然也。以旦謀叛，君子庶人皆不附。

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

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

兩子。一子為安定侯。正義曰：僕表在鉅鹿郡。立燕故太子建

為廣陽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陵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以奉燕王

祭祀。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